蒋观云

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

蒋观云（1866～1929），男，名智由，字观云，号因明子，浙江诸暨人。近代诗人，民俗学者。早年曾任《新民丛报》编辑，并在该报介绍进化论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理论。在《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》一文中，他首次使用“神话，，一词，代表作有《海上观云集初编》。

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，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。印度之神话深玄，故印度多深玄之思。希腊之神话优美，故希腊尚优美之风。摩奇弁理曰：“凡人者，皆追蹑前人之迹者也。鹏尔曰：欲为伟大之人物者，不能不有模范，而后其精力有所向而不至于衰退。尼几爱曰：历史者造就人才之目的物也。诸贤之言如是。夫社会万事之显现，若活板之印刷文字，然撮其种种之植字，排列而成。而古往今来，英雄豪杰，其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即铸成之植字，而留以为后世排列文字之用者也。植字清明，其印成之书亦清明；植字漫漶，其印成之书亦漫漶。而荟萃此植字者，于古为神话，于今为历史。神话、历史者，能造成一国之人才。然神话、历史之所由成，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。其神话、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，鼓动人之志气，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知也。神话之事，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。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，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，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。Pant Henri Wallot 之著 *The Introduction of Histore de Donnemarck* 及 *Histoire de Danncmarcd* 等书。盖人心者，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。鼓荡之有力者，恃乎文学，而历史与神话（以近世言之，可易为小说。），其重要之首端矣。中国神话，如“盘古开辟天地，头为山岳，肉为原野，血为江河，毛发为草木，目为日月，声为雷霆，呼吸为风云”等类，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、庄严灵异之致。至历史，又呆举事实，为泥塑木雕之历史，非龙跳虎踯之历史。故人才之生，其规模志趣，代降而愈趋于狭小（如汉不及周唐，不及汉宋，不及唐明，不及宋清，不及明，是其征。）。盖无历史以引其趣响也（如近世曾文正之所造止，此者，其眼光全为中国历史上之人物所囿。）。且以其无兴象、无趣味也，不能普及于全社会。由是起而代历史者，则有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。起而代神话者，则有《封神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。而后世用兵，多仿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。盖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产出之人物也。若近时之义和团，则《封神传》、《西游记》产出之人物也。故欲改进其一国之人心者，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。

（原载《新民丛报·谈丛》第 36 号，1903）

夏曾佑

传疑时代的上古神话[①]

夏曾佑（1863～1924），男，浙江杭州人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进士。曾任礼部主事，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、北平图书馆馆长。近代诗人、史学家。所著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首次提出春秋以前的古史为“传疑时代”的著名论断，又是首次用进化论观点研究神话的学者。

古今世变之大概

中国之史，可分为三大期。自草昧以至周末，为上古之世。自秦至唐，为中古之世。自宋至今，为近古之世。若再区分之，求与世运密合，则上古之世，可分为二期。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。因此期之事，并无信史，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（经史子之如何分别后详之），往往寓言实事，两不可分，读者各信其所

①本文是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第一篇第一章《传疑时代》的第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节，题目为编者自拟。此书凡三册，由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7月至1906年5月间陆续发行。1933年改名为《中国古代史》全一册。本篇选自三联书店，1955。

习惯而已，故谓之传疑期。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。因中国之文化，在此期造成，此期之学问，达中国之极端，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，以各蒙其利害，故谓之化成期。中古之世，可分为三期。由秦至三国，为极盛之期。此时中国人材极盛，国势极强，凡其兵事，皆同种相战，而别种人则稽颡于阙廷，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，故谓之极盛期。由晋至隋，为中衰之期。此时外族侵入，握其政权，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变化，故谓之中衰期。唐室一代，为复盛之期。此期国力之强，略与汉等，而风俗不逮，然已胜于其后矣，故谓之复盛期。近古之世，可分为二期。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，因此期中，教殖荒芜，风俗凌替，兵力财力，遂渐摧颓，渐有不能独立之象。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，而得其恶果者，故谓之退化期。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。此期前半，学问政治，集秦以来之大成。后半，世局人心，开秦以来所未有。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，而将转入他局者，故谓之更化期。此中国历史之大略也。

第一期传疑时代者，汉有三王五帝九皇，贬极为民之说。此纯乎宗教家言，不可援以考实。其三皇五帝之名，始见于周初。古注以为其书即三坟五典，然坟典已亡，莫知师说。古又有泰古二皇之说。二皇谓包牺、神农。又有古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，泰皇最贵之说。然皆异说，不常见。常见者，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为多。而其所指者，各不同，纬候所传，言者非一。有以虙戏、燧人、神农为三皇者，有以伏羲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者，有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为三皇者，有以伏羲、神农、祝融为三皇者。大约异义，尚不止此，此其大略耳。五帝之说，亦甚不同。或用以配五人神，太昊配句芒，炎帝配祝融，黄帝配后土，少昊配蓐收，颛顼配玄冥。而其再变，则为青帝灵威仰，赤帝赤熛怒，黄帝含枢纽，白帝白招拒，黑帝汁光纪为五感生帝。异义亦不止此，此亦其大略耳。大抵皆秦汉间人，各本其宗教以为言，故抵

牾如此，今纪录则自包牺始。

案世有盘古、天皇、地皇、人皇之说，非雅言也。今录之以备考。

天地混沌如鸡子。盘古生其中，万八千岁。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浊阴为地，盘古在其中。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。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。如此万八千岁，天数极高，地数极厚，盘古极长。后乃有三皇（《御览》卷第七十八引项峻《始学篇》）曰：“天皇十二头，号曰天灵。治万八千岁”。（《御览》七十八引项峻《始学篇》）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。（《御览》七十八引《遁甲开山图》）地皇十二头，治万八千岁（《御览》卷第七十八引《遁甲开山图》）曰：“地皇兴于熊耳，龙门山”。（《御览》第七十八引项峻《始学篇》）曰：“人皇九头”。（《御览》卷第七十八引《遁甲开山图》）曰：“人皇起于形马”。（《御览》卷第三百九十六引《春秋命历序》）其说之荒诡如此。今案盘古之名，古籍不见，疑非汉族旧有之说。或盘古、槃瓠音近，槃瓠为南蛮之祖。（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）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，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。故南海独有盘古墓，桂林又有盘古祠（《任昉《述异记》）。不然，吾族古皇并在北方，何盘古独居南荒哉？至三皇之说，虽三皇五帝之书，掌于故府（《周礼·春官·外史氏》）。事自确有，然必即指包牺诸帝而言，非别有所谓三皇也。

案古又有十纪之说：一曰九头纪，二曰五龙纪，三曰摄提纪，四曰合雒纪，五曰连通纪，六曰序命纪，七曰循蜚纪，八曰因提纪，九曰禅通纪，十曰流讫纪（《史记·三皇本纪》）。与巴比伦古塼文载洪水前有十皇相继，四十三万年之说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包 牺 氏

包牺氏蛇身人首，风姓，都于陈（今河南陈州）。华胥履迹，怪生皇牺（华胥所履母迹，灵威仰之迹也）。结绳而为纲罟，以畋以渔。制以俪皮嫁娶之礼，以木德王，始作八卦，以龙纪官，故为龙师而龙名。在位一百一十年，或云一百一十六年。案包牺之义，正为出渔猎社会，而进游牧社会之期。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，但为时有迟速，而我国之出渔猎社会为较早也。故制嫁娶，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，而变为家族。亦为进化必历之阶级。而其中至大之一端，则为作八卦。近世西人拉克伯里（Lacouperic）著书，言八卦即巴比伦之楔形文。今《易》、《纬·乾凿度》解八卦，正作古文，☰为古天字，☷为古地字，☲为古风字，☳为古山字，☵为古水字，☴为古火字，☶为古雷字，☱为古泽字，夫水火风雷天地山泽等物，均世间至大至常之现象，为初作记号者所必先，或包牺与巴比伦分支极早，其他之文均未作，而仅有此八文欤。

女 娲 氏

女娲氏，亦风姓也。承包牺制度，蛇身人首，是为女皇。抟黄土作人。有共工氏，任智刑以强伯。以水纪，为水师而水名。康回凭怒（康回，共工之名），地东南倾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，火焰炎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，猛兽食颛民，鸷鸟攫老弱。于是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苍天补，四极正，淫水涸，冀州平，狡虫死。女娲氏没，大庭氏作，次有柏皇氏，中央氏，栗陆氏，骊连氏，赫胥氏，尊卢氏，祝融氏，混沌氏，昊英

氏，有巢氏，葛天氏，阴康氏，朱襄氏，无怀氏，凡十五代，并袭包牺之号。

案黄土抟人，与巴比伦之神话合（《创世记》亦出于巴比伦）。其故未详。其工之役，为古人兵争之始，其战也殆有决水灌城之举。补天杀龙，均指此耳。大庭以下，不复可稽，然古书所引尚多，与此小异。总以见自包牺至神农，其时日必极久矣。（《庄子·胠箧》与此不同）

神　农　氏

神农氏姜姓，母曰任姒，有乔氏之女，名女登，为少典妃。游于华阳，有神龙首，感女登于常羊，生炎帝。人身牛首，长于姜水，以火德王，故谓之炎帝。都于陈，凡八世。帝承、帝临、帝明、帝直、帝来、帝衰、帝榆罔，诸侯夙沙氏叛，不用命，炎帝退而修德。夙沙氏之民，自攻其君而归炎帝，在位百二十年，葬长沙。又名帝魁，以火纪，故为火师而火名。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。乃始教民，播五谷，相土地，宜燥湿肥硗高下，尝百草之滋味，察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詖为妃，生帝哀。哀生帝克。克生榆罔。凡八代，五百三十年，而为黄帝所灭。案此时代，发明二大事：一为医药；一为耕稼。而耕稼一端，尤为社会中至大之因缘。盖民生而有饮食，饮食不能无所取，取之之道，渔猎而已。然其得之也，无一定之时，亦无一定之数。民日冒风雨，蓦溪山，以从事于饮食，饥饱生死，不可预决。若是之群，其文化必不足开发，故凡今日文明之国，其初必由渔猎社会，以进入游牧社会。自渔猎社会，改为游牧社会，而

社会一大进。盖前此之蚤暮不可知，钜细不可定者，至此皆俯仰各足，于是民无忧馁陟险之害，乃有余力以从事于文化。且以游牧之必须逐水草，避寒暑也，得以旷览川原之博大，上测天星，下稽道里，而其学遂不能不进矣。虽然，游牧之群，必须广土，若生齿大繁，地不加辟，则将无以为游牧之场。故凡今日文明之国，其初必又由游牧社会，以进入耕稼社会。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，而社会又一大进。盖前此栉甚风沐甚雨，不遑宁处者，至此皆可殖田园，长子孙，有安土重迁之乐，于是更有暇日，以扩其思想界，且以画地而耕，其生也有界，其死也有传，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。天下万国，其进化之级，莫不由此。而期有长短，若非洲、美洲、澳洲之土人，今尚滞于渔猎社会，亚洲北方及西方之土人，尚滞于游牧社会，我族则自包牺已出渔猎社会，神农已出游牧社会矣。

神话之原因

综观伏羲、女娲、神农三世之纪载，则有一理可明。大凡人类初生，由野番以成部落，养生之事，次第而备，而其造文字，必在生事略备之后。其初，族之古事，但凭口舌之传，其后乃绘以为画，再后则画变为字。字者，画之精者也。故一群之中，既有文字，其第一种书，必为纪载其族之古事，必言天地如何开辟，古人如何创制，往往年代杳邈，神人杂糅，不可以理求也。然既为其族至古之书，则其族之性情、风俗、法律、政治，莫不出乎其间。而此等书，当为其俗之所尊信，胥文明野蛮之种族，莫不然也。中国自黄帝以上，包牺、女娲、神农诸帝，其人之形貌，事业，年寿，皆在半人半神之间，皆神话也。故言中国信史者，必自炎黄之际始。

（原载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，1905）

梁启超

洪水(附 洪水考)[①]

梁启超（1873～1927），男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别署饮冰室主人，广东新会人。近代政治家、学者。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方新学说、新思想，其中包括西方的神话学说。他将进化论引进中国神话学的研究，代表作有《太古及三代载记》、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等。

上古有一大事曰洪水。古籍所记，与洪水有系属者凡三。其一，在伏羲、神农间，所谓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是也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；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；火爁炎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；猛兽食颛民，鸷鸟攫老弱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苍天补，四极正，淫水涸，冀州平，狡虫死，颛民生。”其二，在少昊、颛顼间，所谓共工氏触不周之山是也。《列子·汤问篇》：“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绝地维。”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“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。”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康回凭怒，地何故以东南倾（王逸注：

①本文节选自作者《太古及三代载记》中“古代传疑章第一”。最初发表于1922 年。现据《饮冰室专集》第 12 册第 43 卷，上海中华书局。

康回,共工名也)”?《国语·周语》:共工“壅防百川,堕高堙庳,以害天下。皇天弗福,庶民弗助,祸乱并兴,共工用灭。”其三,在尧舜时,即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所载,而鲧禹所治也。《尚书·尧典》:“帝曰:‘咨,四岳!汤汤洪水方割,荡荡怀山襄陵,浩浩滔天。下民其咨,有能俾乂?’佥曰:‘於!鲧哉!’帝曰:‘吁,咈哉!方命圮族。’岳曰:‘异哉!试可乃已。’帝曰:‘往,钦哉!’九载,绩用弗成。”《尚书·洪范》箕子曰:“我闻,在昔,鲧堙洪水,汩陈其五行。”《山海经》云:“洪水滔天,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。”《国语·周语》曰:“崇伯鲧播其淫心,称遂共工之过。尧用殛之于羽山。”《孟子》云:“当尧之时,天下犹未平,洪水横流,泛滥于中国。草木畅茂,禽兽繁殖,五谷不生,禽兽逼人,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。”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云:舜之时,“龙门未开,吕梁未发,江淮通流,四海溟涬,民皆上邱陵、赴树木。舜乃使禹……平通沟陆,流注东海。洪水漏,九州干,万民皆宁其性。”据以上群籍所记,似洪水曾有三度,相距各数百年,每度祸皆甚烈,实则只有尧舜时之一度。前乎此者,不过神话传说之歧出。此次水祸,其历年或甚长久,逮舜禹登庸,其祸始息,禹之前治水者有鲧,鲧之前有共工,皆务堙塞之,而效卒不睹。至禹则以疏通之而获成功焉。洪水经过之情状,大略如是。兹事虽出天变,而影响于古代人民思想及社会组织者盖至大,实史家所最宜注意也。

附:洪水考

古代洪水,非我国之偏灾,而世界之公患也。其最著者为犹太人之洪水神话,见基督教所传《旧约全书》之《创世纪》中。其大指谓人类罪恶贯盈,上帝震怒,降水以溺灭之。惟挪亚夫妇,为帝所眷,予筏使浮。历百五十日,水退得活,是为开辟后

第二次人类之初祖。此神话为欧美宗教家所信仰，迄今未替。而印度古典，亦言洪水，谓劫余子遗者，惟摩奴一人。希腊古史，则言有两度洪水，其前度为阿齐基亚洪水，起源甚古，且其历时甚久云。其次度曰托迦里安洪水，则时短而祸烈，其原因亦由人类罪恶所致。得免者惟一男子托迦里安，一女子比尔拉，实由电神婆罗米特教之造船，乘船九日，得栖泊于巴诺梭山。后此二人遂为夫妇，为希腊人之祖云。北欧日耳曼神话，亦言洪水，谓有巨人伊弥尔，得罪于大神布耳。布耳杀之，所流血为洪水，尽淹覆其族姓，独卑尔克弥尔夫妇获免云。其他中亚美利加及南太平洋群岛，其口碑咸有洪水。而太平洋岛夷，则言水患历四十日云（惟埃及、波斯、巴比伦古传记不见有洪水之迹）。此诸地者，散在五洲，血统不同，交通无路，而异喙同声，战栗斯祸，其为全地球共罹之灾劫，殆无可疑（欧人犹有以为传说同出《创世纪》，各地互相袭者。果尔，则所传发水之原因、历时之久暂、劫后之人名等皆当同一，而今不尔，可见其神话实各自发生，而水祸确有其事，非宗教家虚构也。）。其发水原因，则西方所称述，皆教宗寓言，与我国所传康回触山，崇伯窃壤，同一荒诞，不必深辩。以科学推论之，大抵当为地球与他行星或彗星躔道偶尔偭错，忽相接近，致全球之水见吸而涨也。初民蒙昧，不能明斯理，则以其原因归诸神秘，固所当然。惟就其神话剖析比较之，亦可见彼我民族思想之渊源，从古即有差别。彼中类皆言末俗堕落，娶帝之怒，降罚以剿绝人类，我先民亦知畏天，然谓天威自有分际，一怒而尽歼含生之族，我国古来教宗，无此理想也，故不言干天怒而水发，乃言得天祐而水平（《尚书·洪范》言帝震怒，不畀鲧洪范九畴。禹嗣兴，天乃锡之，盖以禹治水为得天助也）。彼中纯视此等巨劫为出于一种不可抗力，绝非人事所能挽救，获全者惟归诸天幸。我则反是，其在邃古，所谓炼石补天，积灰止水，言诚夸诞，然隐然示人类万能之理想焉。唐虞之朝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君臣孳孳，以治水为业，共工鲧禹，相继从事，前蹶后起，务底厥成，盖不甘屈服于自然，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。我先民之特性，盖如是也（比较神话学可以察各民族思想之源泉，此类是也。凡读先秦古书，今所见为荒唐悠谬之言者，皆不可忽视，举其例于此）。洪水发生年代及历时久暂，求诸外纪，无足以资参考。盖犹太、希腊诸族，其文化萌芽，远在洪水以后，视洪水时代，等于开辟，所言百五十日、四十日、九日等，纯属悬拟，无复价值。我国则水消之时可以略推，而其水起之时末由确指，据最可征信之经传者，则综计鲧禹两代，至少已应历十七年。《书·尧典》言鲧“九载绩用不成，”《孟子》言“禹八年于外”。据《汲冢》、《竹书》,共工衔命治水,又在鲧前四十余年,则尧时水工，前后历岁，殆逾六十（《竹书纪年》于尧十九年记，命共工治河；于六十一年记，命崇伯鲧治河；于六十九年记，黜崇伯鲧；于七十五年记，命司空禹治河；于八十六年记，司空入观贽用玄圭。前后相距凡六十六年）。要之斯役必稽时甚久，故种种诞说，缘会而生。试参稽以求其近是，大抵水祸初兴负责救治者厥惟共工，而数十年不惟无效，灾情反增，于是人民咸怨。以当时冥昧之心理，或反疑水祸实治水者所招致。此头触不周之说所由起也。既已代远年湮，重以丧荒子遗之后，传说益复庞杂，故群情集矢之共工，事实愈传而愈诞。考共工两见尧典，其为尧臣甚明，而百家多载与颛顼争帝之说，甚则女娲所止之水，其祸源亦蔽罪共工。为之说者，谓共工乃古大族之名酋，建号始于羲农、颛尧之时，袭号者乃其苗裔。然夷考凡言共工史迹者，虽互有出入，而大致相同，无一不与洪水有系属（《管子》言共工氏之王，水处什之七、陆处什之三，亦与水有关系）。则为同一传说而讹歧年代甚明。故知女娲时颛顼时原非有水，实则皆尧时之水也，共工既不能举绩，次乃鲧，鲧被四岳公荐，则为当时人望所集可知，而复以无功，致罹罪殛，故后人往往冤之，而彼身之

神话亦多。《楚辞·离骚》云：“鲧婞直以亡身兮，终然夭乎羽之野。”又《天问》云：“鸱龟曳衔，鲧何听焉？顺欲成功，帝何刑焉？永遏在羽山，夫何三年不化？伯禹腹鲧，夫何以变化？”当时共工及鲧之政策，在修堤防（故《周语》谓共工“壅防百川，堕高堙庳”。又谓“鲧遂共工之过。”《山海经》谓“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”）。禹则反之，务浚河道，后人以为成败所攸判，斯固然矣。实则地球与他星之关系，岂人所能为力？鲧禹父子易时则成败亦当相若耳。禹之功绩，别详下章，兹弗具论。尤有数事，可推寻者。其一，为洪水与前此文明之关系。吾窃疑炎黄时代之文物，已颇可观，百家所纪，非尽铺张，特经兹劫，荡然无遗，致虞夏以还，重劳缔造。其二，以避水故，四方诸族，咸集高原，其于华夏民族之完成，社会组织之变化，不无影响，此二事亦于次节续论之。其三，则洪水与沙漠之关系及与后此河患之关系也。今东半球有三大沙漠，其一在蒙古，其一在新疆，其一在阿非利加洲之萨哈剌。此等沙漠，宜非与地球有生以俱来，盖沙漠为积水沉淀所成，此既地文学之公言。然积水何由而来，吾以为必自唐虞时之洪水，盖洪水初兴，举全球之水，骤吸以上腾，历百数十年间，冲刷岩石，中含泥沙之量日多，及其消也则以渐，愈近末期，其流愈缓，流愈缓而其沉淀之量愈增，其在河流通海之地，则淤积下游河岸，岁岁与新流相荡，驯成沃原。其不通海之地，末浊所潴，遂成沙漠。我国西北部形势，自天山山系以南昆仑山系阴山山系以北，西界葱岭，东障兴安，略如椭形仰盂，而数千里之沙漠，蜿蜒东驰，若随山势，于全国地相，为一大缺憾焉。而实自洪水以后始然，盖当游慧出躔溢水归壑之际而天山一带南流之河，昆仑阴山一带北流之河，葱岭东流兴安西流之河，无海可泄，其浊屑潴此仰盂，盂底之广原，则沙漠所由起也。其在蒙古者且勿论，其在新疆者，今戈壁与白龙堆两大漠，古代盖为多数之大湖泊，而湖泊四周，盖有多数国土（湖泊

为初民发育最适之地，近世学者已有定论）。今载籍虽阙，然稽诸《山经》、《穆传》等，其故墟尚可想像一二也。《山海经》第六篇之《西次三经》及第八篇之《北山经》所记，皆今新疆省内地理，其中言湖泽者甚多。曰泑泽，刚泚水、邱时之水、滥水、杠水、匠韩之水、敦薨之水注焉；曰稷泽，则丹水、桃水注焉；曰蕃泽，则浊浴之水注焉；曰汤谷，则英水注焉；曰芘湖，则彭水注焉；曰栎泽，则边水注焉；曰𩵦之泽，不言所受水。其中尤有称勃海者，《海内西经》谓河水入勃海，又出海外西北、入禹所导积石山也。今新疆境内稍大之湖泊惟三，皆在东偏：与白龙堆相当，曰巴格喇赤湖；在堆之北，曰喀喇布朗湖；曰罗布泊，在堆之南。罗布泊即《史记》之盐泽，亦即《汉书》之蒲昌海。而郭璞注《山海经》谓勃海即蒲昌海。酈道元注《水经》谓泑泽即勃海，亦即蒲昌海。姑从其说，则泑泽之所在，略可指矣。然《山海经》又言泑泽之水广袤三百里（《水经注》引作广轮四百里）。今之罗布泊犹未能及其什之一二，然则罗布泊在作《山海经》时必甚广阔，故能受多数之河。而洪水前更不必论。或今日之白龙堆全部皆泑泽未可知也。𩵦泽、蕃泽、栎泽等，似不甚大，或今之巴格、喀喇两湖，有足以当之者。惟稷泽实为巨浸且地在西偏。《西次三经》言丹水出崏山，注入稷泽。其下又云：自崏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，其间民泽也。则稷泽更大于泑泽可知，或谓稷泽即《穆天子传》之珠泽，亦即今之伊斯库里泊，其地望固相近，然大小悬绝恐不足以当之也。若容我武断，窃欲谓今之两片大漠，即万数千年前二泽之废墟，白龙堆即泑泽之遗，大戈壁即稷泽之旧。虽求诸载籍杳无佐证，然以理度之，则今之天山南麓所谓塔里木河盆地者，广袤万里为昆仑山下一大旷原，而距海极远，四山之水所潴其间，自不容无大湖泊。既有湖泊，则洪水消息时，水势就下湖泊，自然为重浊泥屑所先淤积，而更夫他方尾闾以为之宣泄，则变成沙漠固其所也。初成漠之时，非

遂若今之干燥，盖水相与沙木并存，犹常湿性，回环流注，故古籍谓之流沙也。《禹贡》云：“导弱水至于合黎，余波入于流沙。”注家谓：弱水不可以乘舟楫，曷为不可以乘舟楫？弱水者，流沙之未成者也，水多于沙，故惟弱而名之。为水流沙者，又沙漠之未成者也，故虽沙而仍字之曰流，及其为今日之戈壁、龙堆又数千岁变迁之所积矣。使吾所拟议不大刺谬，则古代此地形势，俨为东方之小地中海（稷泽为小地中海，则泑泽可称小红海），或遂为我国文化最初发荣之地。此古籍所以恒乐道西方，若有余慕也（《水经注》言：泑泽旁有龙城，故姜赖之虚，大国也。城基尚存而至大，晨发西门，暮达东门，此恐是太古故国。盖秦汉以来，此地为游牧族所栖息，不应有尔许大城也）。沙漠初成，面积犹不甚广，故三代以来，西方交通未全断，后此则碛日险艰而道日堙塞矣。我国当海通以前，与西方国交久梗，此亦其一原因也。又沙漠之与河患，亦有关系。古籍皆言河出昆仑，又言河有伏流，苟不明沙漠之由来，则此二事几疑为夸诞。盖河自昆仑至积石间，本有故道，沙漠既生，遂成湮没，沙质疏松，故故道虽没犹得伏行于下，然坐是之故，河水含沙量益富，故其色深黄，其质重浊，出伏流后，其势湍急，此数千年来河患所由不绝也。

河源之说自汉迄今久成聚讼。《禹贡》：导河始于积石，为今之巴颜喀喇山。山非崇峻，不足为此大川之发轫甚明。故《山海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史记·禹本纪》皆言，河出昆仑，必有所受矣。汉武帝发使穷河源，定为出于于阗，即所谓昆仑之墟也。然昆仑、积石之间，曷为不有河道？据《山海经》云，河水出昆仑东北隅，以行其北，西南又入勃海，又出海外，入禹所导积石山，故有径以今之塔里木河为黄河塞外之上游者，虽亦足备一解，然塔里木河所受者，为喀什噶尔河、叶尔羌河等，非于阗河也。于阗河即今之和阗河，实注入戈壁而止，未尝入蒲昌湖也。《水经》言河有二源：其一源从葱岭出，入蒲昌海，此则塔

里木河足以当之；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，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，又东流蒲昌海，此当指于阗河，然据今地图，则于阗河并未尝与葱岭河合也。法显《西域记》云：“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，北流注牢兰海。”阿耨达即昆仑，其大水即于阗河，牢兰即蒲昌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引申之，谓于阗河经扜弥、精绝、且末、鄯善等国人蒲昌海，然则当晋、六朝时于阗河入蒲昌海之故道，尚历可见。故汉使得循之以穷其源也。今则此诸国者，与河道同沦漠中矣。益知沙漠之区古狭而今广矣。《水经注》又引高诱云：“河出昆山，伏流地中，万三千里。”此自不免夸张，然河有伏流，且其伏流不自罗布泊之东南始，盖可信也。

以上为吾对于洪水所感想，虽嫌词费，然于古代史实之蜕变，所关颇大，故著之如右。《山海经》所载地名，其在禹贡九州内者，证以今地，虽名称多殊，然地望什得八九，惟西北地理则荒诞不可究诘，故后人疑焉。若吾说稍有可采，则因洪水沙漠之故，陵谷变迁不知凡几，不能执今以疑古也。

（原载《太古及三代载记》，1922）

鲁　迅

神话与传说

鲁迅（1881～1936），男，浙江绍兴人。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。中国神话研究的先行者之一。民俗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《破恶声论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、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、《从神话到神仙传》等。

志怪之作，庄子谓有齐谐，列子则称夷坚，然皆寓言，不足征言。《汉志》乃云出于稗官，然稗官者，职惟采集而非创作，“街谈巷语”自生于民间，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，探其本根，则亦犹他民族然，在于神话与传说。

昔者初民，见天地万物，变异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，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。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话。神话大抵以一“神格”为中枢，又推演为叙说，而于所叙说之神，之事，又从而信仰敬畏之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致美于坛庙，久而愈进，文物遂繁。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，美术所由起，且实为文章之渊源。惟神话虽生文章，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，每不免有所粉饰，失其本来，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，以存留，然亦因之而改易，而销歇也。如天地开辟之说，在中国所留遗者，已设想较高，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，即其例矣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